

集部

青陽集卷四

元 余闕 撰

碑銘

慈利州天門書院碑

皇上稽古明道飭躬建極孜孜於治者十有四年慨然念生民之未遂徼化之未洽遂詔大臣嚴守令之選吏考績之法使之務農桑興學校以其殿最而進退之維

時貫侯阿尔思蘭哈雅來監慈利乃均賦疏訟剔除奸强期月之間民志丕應州有廟學既敝且壞侯與同知州事楊君雄偉判官李君巴延焦君克忠勸其邑人萬文綬悉修完之天門書院者國初時州民田公著作之山中傍隣綠峒職教罕至椽楝摧腐神用弗寧租入單寡士無以養名存實廢靡所為教於是山長張德明以請於侯侯益大懼不任以隳教本民有田懷德詣侯言曰昔吾父榮孫嘗為州作三皇廟鄉邦稱之今仁侯幸導

宣德意惠教遐壤願輸財力遷而大之乃度地於澧水之陽天門之麓揆日程事百工並作期月而學成宫廟閎敞堦序整峻講肄居爨具治弗遺稱其所謂諸侯頖宫者民士懷道鼓篋而至敬業樂羣惟侯之教侯復為之據經引史開析疑義訢訢顒顒有如鄒魯邑人楊侯舟張侯允皆以髦俊登名天府有政有文侯又尊而禮之以表民厲俗其於教思亦云勤矣然不自以為功使來鄂願有紀述曰俾吾民獲聞道德仁義之言君之

賜也昔我祖宗已篤於教武宗仁宗益大用勸至於皇上同符往哲法宫之中萬幾之暇惟先王簡册卧起與俱以古之治德禮是首乃著吏課俾民興學荒遐所任非賢不使故爾民得賢侯以治以教俾爾游乎詩書之淵而息乎禮義之圃其小人服禮以事其上其君子力學以待用則上之德與民之幸其眂於古豈不侈且大哉宜有銘詩以昭化志功章於無窮前侯額森哈雅君之昆季世系勲閥具見州學之碑銘曰

帝篤保惠惟守惟比詢於台衡命以六事冑侯振振慈利是監去其螟螽使民耕蠶既綱既紀於學有事民誰子來惟此田氏惟此田氏貰長厥里相侯有作丕應厥志厥初玄聖越處在阿樂是侯興式遷於嘉嵩梁有佳井絡所委凌黟轢溆為望於澧山有松栢是斲是削是縣是艭為棟為桷陟其在筵龍章朱延臨爾炳然降觀於守秩秩有序作配在下笙磬柷敔牲齊維旅侯入即事其儀伊詡坎坎擊鼓有士如雨侯陳其書以教以語以

酬以酢以論以報執爵與醬以事父老理融於中和暢於膚有頑弗即亦來在隅有簡有秩惟帝訓勑惠於天常於帝之極昔弗課吏祇事以文令著孔嚴民章聿興楚公之孫兄弟先後克廣帝心道民於厚天門之嵯新廟有儀侈兹侯功俾民遂歌

安慶城隍顯忠靈祐王碑

城隍祠古不經見自唐以來始稍稍見之今自天子都邑下逮郡縣至於山夷海嶠荒墟左里之内無不有祠

然以余觀之民之事神與夫神之著靈於民鮮有閒如舒者也舒故楚壤也其俗巫鬼今乃他無所祠祀獨於城隍出必祈反必報水旱疾疫必禱一歲之中奉嘗蕭膏鐙旛幢於庭者無虛日五月之望里俗相傳以神生之日也民無貧富男女旌倪空巷閭出樂神吹簫伐鼓張百戲遊像輿於國中如是者盡三日而後止其祠眂他郡為特盛至正中潁六之盜起江淮以南郡縣陷沒者十七八及盜之平所在為墟舒特與盜竟大小格鬭

前後百餘民率咨神而後行卜朝以戰則朝而捷卜夕以戰則夕而捷羣盜未嘗一日得志而去者故其城郭廬屋甿他郡為將完民不忘神德相率出泉以新其廟又請於朝乞崇其號以大報之中書下其事太常博士議升神於王號顯忠靈佑十四年夏四月報下帥守及民以少牢祀神於前殿而揚言於衆曰夫舒大嶽之裔也非南方諸國之所能擬其神之著靈固宜且吾舒人親上死長既義而忠神之降休亦其宜也乃為銘詩刻

之廟門以薦道神休民德於無窮其辭曰

巖巖大嶽時維皖潛臨此大邦為望於南神宮於鑠追房綺閣玉几在中袞衣朱舄其靈有皇其聲有那使人齋明奔走是宜彼惛不臧盜兵以狂蠭屯於疆其旆央央我民秉義弗隨禦之殷輪鼓之鼛創斧之其衷伊顛赫若皎日神之正直宜福之錫天人之綷具曰旭卉明者睎之端若覿火天因者人人成者天相彼草木其固可言此有榮木蓊彼雨露彼有顛由自無承者凡今亂

邦孰無神依民失厥道胡能有右桓桓𨕖人為君為國
先民有言自求多福其充厥行孝父長兄弗祈於神丕
乃降祥而自不義不率不迪來贍於宫神吐不食古師
之克執律以報今我小康敢忘厥佑嚴嚴奉常秩號有
光牲幣版章升真于王禮行既具樂奏既卒工祝致告
祖賴無極其自於今無害有年民樂斷斷烝衎於神

亿城寺碑

小河出霍東流至六北轉南折以入於淢河曲有洲二

參互衍迤帶之以清流被之以嘉木齊頭諸峯離列其前森蔚峭麗如屏如戟可指而數禪師洪聰泰定初自邢開元寺游淮過而樂之州民嚴氏為買其地乃築室前洲居焉學佛者聞其行多往從之室隘不能容六人乃委貨利輸材木築廣其居久而從之者益衆而人之為築者益大前有門中有壁左右有序為穹屋壁後以庋佛為堂序西以棲僧鐘魚鈴磬凡浮圖之器皆具隄其傍聯絡二洲滙水其中以溉田為圃以蔬為埸以樹

檥植梨栗棗柿窯竹之屬數千本春土膏動則率其徒及優婆塞負耒出耕而躬為耨衆亦勤田力作力齊而冀多凡食百餘人而稻麥麻菽果茹不取於人而常裕務閒即合其衆講其師之説因號其寺為化城皇孫宣讓王雅敬佛乘與為外護六人之事佛者亦無不禮焉余聞聰嘗歴事江南名僧其才幹敏其行敦樸而勤苦其言辯博善於誘人平生未嘗蓄一錢有所得悉以俾其弟子使治其居故人慕而愛之而就此易也然余聞

之古農工商士皆用世之人也浮圖後出其道以出世為說而須世以生故言道者病焉聰學出世之道而不須於世故君子取之禪師松江人姓陸氏初事法忍海翁師後受具於開元明公銘曰

洋洋清川藹藹蘭渚名標化城斯實寶所芝隔藤井丹檻瓔戶翠嶺承飔瑶溪環宇寶樹朝蔭水華晚妍未瞻靈鷲已肅祇園朱烏殷宵倉庚司序夫須以耕閑閑於野陽烏斂曜清鐘戒夕詵詵學徒栖禪于室練心淨域

結軌玄涂渡河析獸袖衣啓珠內無佚巳外弗求物以學以耕其誰之疾王侯歸依四性效績舒辭貞珉永告無斁

濟美堂銘

觀夫封建之命攸貴象賢考室之詩粤歎朱芾蓋國以人而競家以材而興情之所顧孰大於此濟美堂者丞相賀公所居之正寢也自公之先奕世載德忠貞以茂功而基業惠慈以厚澤而亢宗名冠庶僚勳配名族故

能保其富貴世守茲堂蕭何之第不爲勢家所奪晏嬰之廬當守先人之舊念茲多懼思貽無窮故取文子之言以爲扁表所以昭先烈示後昆庶幾持盈之戒不忘於俯坐良相之業可續於箕裘某忝登公之堂知公所以命名之意謹爲銘曰

皇慶有極析木之津孰爲林亞作我世臣烈烈賀氏祖孫承德肅肅崇構奠茲王國厥茲有室爰考斯堂儉不至固質乃逾章前簷翠觀後麗玄武棨並棲鸞制惟旋

馬疏承仙嶺閬鏡瑤泉滌滌文井攡攡塵筵惟公先世克濟厥美其美維何黄中通理忠貞底法相我世皇啓茲陪輔為時廩梁惠慈肯構樹立有茂惠農商工澤深仁厚兩公之懿後先相望故居不斥疏爵彌光禮賢於館麗族於室廟寧邑貞庭具鐘食出有旌棨入有圖書龍光載錫戚里通車 闕 德及累世至於今公奮庸於位開誠布公登選俊良挈彼守㝡躋於平康天子是若民命是賴敉功磐石垂裔河帶小心寅畏念茲厥

初欲其曾玄眂此渠渠百尺之木其本必倍混混源泉其流無既惟忠惟孝爲本爲源勉師元凱相我皇軒

青陽縣尹汞君功銘并序

紅軍起潁六縱掠江淮之南南方之地雄都鉅鎮諸侯王之所封藩臣臬司之所治高城浚隍長戟强弩之所守環皷辟之鮮有固其國者青陽小邑也非有山溪之險兵甲之利貔貅熊虎之衆以爲之固也昔者行戍過之其邑屋無所燬敗其民安生樂事無桴鼓之驚其館

人具酒肉芻粟迎勞使者無喪亂窮苦之態如治平時問其所以全則皆其尹袁君之功也君初遊太學舉茂才五轉而尹茲邑為人端敏精強重知人情里俗與其所疾苦而其心一以愛人為本至民有鬬訟從容召逮不數言折之庭中未嘗有留獄也邑有積惠吏之所不為理者悉薅櫛治一切與之道利之冗吏悍卒不敢入縣門以干其公大家武人不敢肆虐其鄉與其過人其治既已張矣乃以其暇日作伏羲神農黄帝祠祀之偫

民知所本始吉月望日衣深衣角巾拜謁孔子廟退坐講席橫經析義進民觀聽其左以習知立身行已之大端於是上下相率惟君言之為聽張弛禁止無抑其教者其治如此故民德之而無畔心及盜入畨君即委家野處令民為保伍自守其地而身往來督眂之相民之良者收其豪以為已用其無良而起應者誅磔無遺有盜至率民逆戰如武夫健將然其勇如此故民恃之而有競心卒能外捍憑陵內固根本至於今日休也余出

入亂中以觀南方之民或盜至而亂或未至而迎降撞搪譎恠有如鬼蜮豈獨異於人哉由吏政不足以得民心勇不足以振民氣民與而善者亦莫之能守也使夫天下之吏皆得如君者用之則亦何至如今者之事哉不幸有之則亦易治不至若是極也今亂而甫定也湖湘之間千里為墟驛馳十餘日荆棘沒人漫不見行踪青陽之民於是益以君為有德於我也平居稱謂皆曰我君而不忍名字君邑之故老與其學士願銘貞石薦

君功德垂於無窮而使儒生程孔昭請辭於余余故史氏也於志義無所讓乃為之銘君名俊字孟敏富州人也辭曰

元受天命并臣萬邦如山如澤或生蛇龍馮淮逾江殘吳齧楚猖獗厚岀邑無完者徂茲青陽沓人所毗君治有政民亂無階亂民來旣俾民為伍君先以勇衆繕厥武民以為城治以為兵大邦攸畏小邦攸懾相彼亂邦衰骨如麻爾父爾子耕稼嘯歌亂之所定棘生有闕爾

室爾家究為安宅君功在時民亂弗知既克底靖功為君歸載其肥羜及其旨酒祝君無歸亦戒難老念之謂之易由畀之至於孫子懷允無止南山之華其嫩如英媲於君功民說無疆

勉學齋銘　為江澤民作

飛黃之疾一日千里駑馬弗輟十駕可至聖源於學不以其才或利而勉殊塗同歸人十已千人一已百孰云余愚而聖可作行百里者其半九十十里弗勉不入於

室爾祖好修厥有令名勉玆學者聿觀其成

鄱府君墓銘

元至元戊寅八月十六日鄱鄱君歿既葬而天下兵亂不克立碣墓左今海宇晏夷冢子昺始刻銘以昭厥志君諱斗鳳字友梧母李夢鳳翥北斗間而生故名君踈髯偉度倜儻負奇氣嘗攻舉子業屢試不利監郡馬公某舉茂材部使者王公都中賢之復交薦授集慶句容校官既而慨然曰大丈夫坐廟堂佐天子

出號令以保乂庶民不煞仗節出萬里外氣懾強敵耳奈何樓樓服章逢鄉井耶遂絶江渡淮泝河濟過齊魯之邦遨遊燕趙間週迴秦漢故都南還吳楚登高酹酒弔古豪傑遺跡發為歌詩皆磊落魁奇當時虞文靖公集揭文安公傒斯禮部郎中吳公師道咸交君愛其材雄贍爭言於中書擢應奉翰林文字未上而卒年三十二以卒之年十月十五日葬鄞義城東潘䟎之原遺詩文若干卷燬於兵父諱璟岫字

傑夫兩浙鹽運提舉大父安朝宋國子生君家世簪纓

光奕史牒宋贈檢討太尉中書令左僕射封潁川王浩

八世祖也君克繼詩書有志弗獲纘庸惜哉配朱生昺

昱爕三男子昱爕亦夭昺復業儒文聲動縉紳間銘曰

猗鳳鳥昧靈兆壽曷少氣則浩跖而老顔而夭匪天道

兮

墓表

葛徵君墓表

君諱聞孫字景先姓葛氏累世皆隱合肥巢湖之上有少田力耕以為學至君祖嗣武始補太學生遷桐城縣主簿宋亡遂歸隱淮安忠武王録宋官授龍泉縣丞辭不受而自放於詩酒以終父天民亦隱德弗耀君生十九年而孤能自策厲為學天性警敏日誦數千言輒終身不忘居家孝友待朋友有信義每旦冠衣詣母東夫人問起居躬眡食飲惟夫人色所欲即趨為之凡物夫人未食即弗御也親舊知其然每食親必先以餽君使奉

夫人嘗以貧出為頓文學既而曰此非養志之道也尋不復仕其後宰相薦君文行可用擢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復辭不赴召而教授於其家諸生不遠齊楚之路皆來從之余嘗謁君湖上升堂拜朿夫人君侍側鬚鬢皓然進几捧觴進退旋辟惟謹為好言温藉之母夫人年八十餘耳目聰明泄泄然樂也食下始出坐館中為諸生談先王之道諸生環列修整皆若有得焉者閒以親故入城中城中人無少長爭候迎謁以不至其家為恥

君與人言無賢不肖率依於忠孝其語切至初若不可
親及徐就之乃甚有味久而不厭也里中有鬬訟官府
所不能折者君以一言決之其見重於鄉如此以故鄉
大夫有大政與大獄多以詢君君亦通練誠懇開無不
言諸大夫陰用之鄉人多蒙其利此余之所知而鄉人
未盡知也至正五年母夫人以壽終於家予往弔之君
衰絰灑然衆以為君若不勝喪如此是年冬余還京師
而君遂以死矣嗚呼聖人之道猶天然而一本於卑近

精粗本末無二致也而世或鶩於高虛若德合一官行庇一鄉者往往薄之以爲不足爲君平生不事大言高論而行事皆聖賢之實用其用以教人亦必以此雖不肯出仕以盡其所學而其學之可用蓋不待出而後見也其文章平實稱其爲人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配倪氏子男一人楨黄岡縣教諭女六人皆適士族君之歿以至正五年九月癸巳其葬在十二月癸酉年六十一明年其友余闕表其墓曰昔予登第還里中里中長老

言朝廷召君時合肥之學甘露降於松明年又降於柏占者曰國家養老之祥也君得於人者如此而得於天者又如彼非篤於孝友積誠而不已其能然乎鄉之人士過君墓者式之

張同知墓表

澧之慈利有隱者曰張君積學厲操居州之雍沙鄉雍沙之人稱之以為能孝君喪父時年始十四即養母而能敬生事大小自盡身力一不以屬母而務有以樂其

心母素多病君自侍側具湯液食飲行坐臥起必自扶掖之而未嘗去左右如此者殆三十年間適市心動亟歸眂母火發帷家人無在者母病臥且驚不能起君冒烟焰摝幃滅之微君母幾不能免母病甚嘗刲股肉以療之夜即焚香籲天願以巳年益母壽母歿哀戚甚躬負土為墓不以委僮奴人是以謂之孝也良重信之有爭訟者不詣公府而詣君取直其里之鹿鹿泉者鄉人素頼以溉田延祐丙辰夏大旱泉竭衆相與祠其上喪

豚敗鼓卒不能出泉乃牽以走君曰泉閟不且槁民不知死所矣泉其或者聽孝子乎君爲沐浴而往再拜爲民請泉出如綫衆讙曰泉至矣君乃又再拜泉沛然如初所溉方數十里之地是年獨得歲人益觳然謂君誠孝子也君性介直不阿鄉里敬之有撓曲爲欺者見君面輒發赤其事寡姊有恩義經紀其家事如其家凡細行類此多可書者不書大其孝也君通尚書以授其子允允亦博學有文章元統元年貢于禮部中高等授同

知茶陵州事君以子貴封承事郎英德州同知聲光顯融享有禄養凡七年以壽終於家自君之沒允之治民日有政譽轉尹當塗公廉勁毅以治行稱徵為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君子曰天與善人孝者善之紀也故孝者必有子今於君徵之尤信君諱杏孫字子春以至元巳卯十一月二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四以某年某月葬州之懷德鄉永樂村青山谷張氏世為蜀之安岳人曾祖文震宋吳潛榜進士官至知江安縣祖圓避亂始遷澧

自圓而下皆世治儒術然無顯者顯乃自君始是可表也

兩伍張氏阡表

張氏本鄱陽人其先世有諱豈者徙家淮南之兩伍村子孫繁富皆有美田在湖上無貧者君之祖子可始為儒教子君父諒脩日誦書不問其家生業見異書無錢質衣買之故君家在諸張中獨貧而教子益不怠君諱拱辰字景星少以儒薦為興化縣教諭崇明州學録泰

州學正雲南栢興府建康路兩學教授改將仕郎主安豐霍丘縣簿而卒弟竑字景山亦由天長泰興教諭揚州學正真州教授以將仕郎滁州判官致仕初張氏雖繇然皆農家無聞人自君父以耆學著稱鄉校逮君兄弟登仕版有聞譽故兩伍張氏遂稱江淮閒君為人寛厚不嗜利居貧晏如不以動心竑性剛直好賢而疾惡此兩人者所操雖異而士大夫與之交者一愛敬之君兄弟仕時其父已死矣君每與人言其先世必嗚咽流

涕曰吾先人以儒者望吾兄弟吾兄弟今皆讀書為儒官雖貧亦何憾哉余往吏淮南聞君伯仲之名甚習會君之孫天永遂得其先世之槩如此重為慨息葢淮俗之敝易矣宋之季時其地專用武故民多尚勇力而事格鬬有號為進士登科第者往往皆武學也混一以來其俗益降民之賢者始安於農晦其下則紛趨於末以爭夫魚鹽之利其積而至大富者輿馬之華宫廬之侈封君莫之過也故其俗益薄儒以為不足以利巳朝廷

設科以誘之令三十年民亦少出應詔君父子自拔於衆人之中傾家以為學可不謂之豪傑之士哉天永自樹嶄然弱冠屬文敦義異時非能振振其宗乎詩書之教能淑人心學之至可以為聖賢其次不失為善人其緒餘亦可以得祿以振耀其宗族夫孰知不足以利已者為其家之大利與君之於鄉可表以厲俗矣君兄弟歿兩伍之墓隘不能葬乃改卜倪村葬焉君配陳氏子二人禎桃源縣教諭孫男三人天序天庭天庸竑娶李氏子

一人燮將仕佐郎揚州教授孫男三人長天永次天奇天亨至正六年二月述

青陽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青陽集卷五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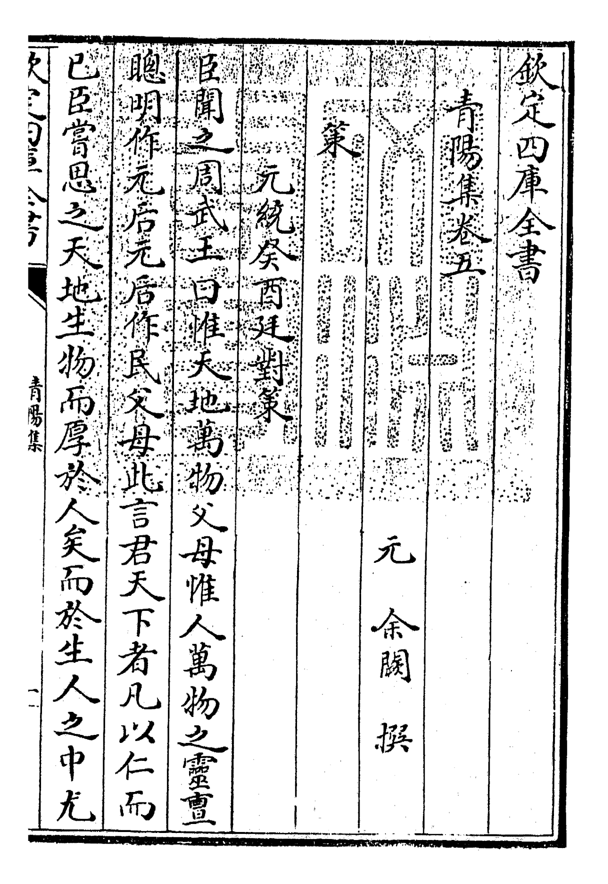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錢敬熙



青陽集卷五

元　余闕　撰

策

元統癸酉廷對策

臣聞之周武王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言君天下者凡以仁而已臣嘗思之天地生物而厚於人矣而於生人之中尤

厚於聖人其所以厚於聖人者欲其推生物之心以加諸民是仁者人君臨下之大本也臣謹稽天地之理驗之往古則仁之為道夏以之為夏商以之為商周以之為周祖宗以之而創業後聖以之而守成其理可謂至要而亦可謂至難矣恭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知之姿有寛裕温柔之德愛民而好士神武而不殺爰自初潛仁孝之聲固已播聞於中外今兹誕膺付託龍飛當天輕徭役薄賦斂罷土木之役恤鰥寡之民而仁厚之澤

果有以大被於天下當天命眷祐之初人心歸向之日又能不自滿假拳拳以守成之大計下詢承學之臣顧臣庸愚無所通曉然臣觀陛下策臣之言反覆乎三代及漢守成之艱難而深徹乎今日當行之切務自非聖心獨詣深有以考之於古質之於今灼知上天作君之心與夫祖宗創業艱難之計者不能為是言也臣伏讀聖策曰古人有言得天下者為難保天下為尤難臣以為人之於仁憂患而思勉者易安樂而勿失者難天造

草昧之際英雄角逐之會而世主之心所以不敢暇逸者鮮不如敵國之在旁嚴父之在上其思所以康濟小民惠鮮天下者蓋饋屢輟而寢屢興此其勢之易然者也天下既定方内無事兵革不動四荒向風天下之臣又日奏祥瑞豐年頌聖德者聲相聞於朝歌太平者足相躡於道雖以創業之君尚不免於不終之漸況其後世乎蓋治平則志易肆崇高則氣易驕志肆則敗度之心滋氣驕則愛民之意熄如是則豈復念夫先世艱難

勤苦為何如哉甚者至以其祖宗為昔之人無聞知見其先世勤儉之迹則曰田舍翁得此亦足矣此亦勢之有必然者也陛下以保天下為難此臣所以踴躍忻忭而不自知陛下此言可以承宗廟可以奉六親可以育羣生可以彰洪業臣拜手稽首而為天下賀願陛下永永無忘此言也臣又讀聖策曰自古持盈守成之君莫盛於三代夏稱啓能敬承繼禹之道殷稱聖賢之君六七作周稱成康能致刑措夫以禹之功而惟啓以文武之

德而惟成康賢聖之君之衆莫若殷亦不過六七而已其後惟漢之文景而言文景之治猶不得比之三代善繼承者何若斯之難也臣以為惟思祖宗得天下之難者則於保天下也斯無難啓太丁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成康文景之君則思祖宗創業之難而保之者也桀紂幽厲桓靈則反是故伊尹之於太甲則明言烈祖之成德周公召公之於輔相成王也亦諄諄於文王之典武王之大烈蓋知其祖宗得天下之難則必能求其所以

得之之道矣知其所以得天下之道則知所以保天下之道矣夫祖宗得天下之道即其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此仁者祖宗得天下之道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此仁者子孫保天下之道也夫仁之難成亦已久矣持盈守成之君若是之難得者宜哉臣又讀聖策曰我祖宗積德累世至於太祖皇帝肇啓土宇建帝號又七十餘年世祖皇帝始一天下以致至元之治厥惟艱哉顧予沖人賴天地祖宗之靈紹

膺嫡統繼承之重實在朕躬夙夜兢兢未獲其道臣以為陛下此言可謂深知祖宗創業之艱難者也當其巡天西下又詔定西夏懷高昌北取遼金南取趙宋其經營開創之事有不待賤臣之言而後知若夫祖宗所以得天下之本則陛下之所當知也臣嘗妄論之我國家之得天下與三代同自太祖皇帝起朔漠而膺帝圖世祖皇帝揮天戈以一海內不恃强大而其仁義之師自足以服暴亂不用智力而其寛大之德自足以結人心

至於渡江臨鄂與建元之詔觀之則我國家得天下之本一仁而已矣故以曹彬之事命帥臣而革命之日市肆有不閉以大易之元建國號而中統之紹天下所歸心太祖既以七十餘年而平一之世祖皇帝又以四十餘載而生聚之德在民心功在史策以聖繼聖傳至陛下吾祖宗所以得天下之道是即陛下保天下之道也然猶云未獲者是即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臣何以多言為臣又讀聖策曰子大夫通今學古其求啓之所以

敬承六七君之所以稱賢聖成康之所以致刑措其道安在文景之所以不及三代其故何繇及今日之所以持盈守成孰先孰後孰本孰末何以致刑措稱賢聖繼祖宗之盛悉心以對毋有所隱臣以為三代及漢之君其見稱於當世者雖有不同然不過守其先世之仁而已矣而今日陛下之所以持盈守成之道又何以他求也哉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而成允成功者禹之仁啓之所以敬承者此也啓網祝征仇餉者湯之仁太甲以之

處仁遷義太戊以之治民祗懼武丁以之嘉靖殷邦祖甲以之保惠庶民盤庚以之鞠人謀人之保居此所以稱聖賢也以言文王之仁則無凍餒之老以言武王之仁則行大義而平暴亂成王特制禮樂以文之而已耳康王特奉恤厥若而已耳其所以教化行刑罰措仁之浹於民故也漢家制度視三代雖有愧然高帝之寛仁愛人實滅秦誅項之本原文帝之務在養民景帝之遵用成業實卓然為漢賢君其不及於三代者無太甲仁

義之功無成王緝熙之學故耳以今日之道而言臣則以為守成之本仁也所當先務者仁也至曰功曰利曰甲兵錢穀曰簿書期會曰禁令條教皆末而當後者也然就仁之中而其本末先後亦不容以無序也有先王之仁心有先王之仁政孔子之告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此以心言也孟子告齊梁之君所謂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與夫學校庠序之類此以政言也有是心無是政則其心終不能有洽於天下有是政無是心則其政亦

不能以自行必有內外本末交相通貫是即堯舜之道也陛下有顏淵明睿之姿可以致修身之功有堯舜君師之位可以推愛民之澤不宜狃於近功安於卑下而不以聖賢自期也臣願陛下萬機之暇取孔孟之言而深究之體之於身揆之於事求其何者為欲何者為理知其為欲而必克之知其為理而必復之明以察其幾勇以致其決日日而克之事事而復之則自心正身修而仁不可勝用矣或於聽朝之時或於進講之際數召

大臣延問故老深加咨訪某事為先王之仁政而未盡行某事為今日之弊端而未盡革某害未去某利未興某賢未用某物失所敏以求之信以達之時省而速行之委任責成而程督之使天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而無有一物之不遂其生則民物安阜而人莫能禦矣異時陛下五刑不試如周成康聖賢之作如商諸王夫然後可以答上天玉成陛下之心生民蘄望陛下之意先帝慈皇付託陛下之深計而我國家時

萬時億之統可以傳之永世而無疆矣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古人有言曰愛民者必有天報陛下誠如臣之所期則申命之休將如日之昇如月之恒矣伏願陛下少開天日之光得賜鑒察則臣不勝大幸祗冒天威臨書不勝戰慄之至

書

上賀丞相書

闕以微才叨蒙柬拔伏惟閣下以不世出之才居大有

為之位此誠千載一遇之會切欲奔走左右以効微勞以報知遇之萬一時事親日短烏烏情切急急謀歸而閤下眷顧之恩筆舌莫旣南至金華不勝依戀因念下之報上不限遠邇苟有尺寸之功即事左右之道撫問彫瘵屏除姦貪所按郡縣纚纚見條理特以上無知己即罹謗議老親衰病旋棄諸孫煢煢廬次又遭假擾疊衰從役辛苦萬狀嘗切痛恨以為當賢者擯棄之時乃有天步艱難之事仰天號痛譬猶中流遇風波無所維楫

私心自分惟有與城俱斃而已仰荷天休偶全性命且聞閤下為時一出董師淮南其喜何可云喻也瞻望前茅為日已久比聞旌節已渡大河限於守城不能親詣轅門以聽約束今遣縣尹陳秉德迎迓馬首事上常禮僭易塵瀆伏計不拒部內地圖就用呈上盜賊之勢可見大端小邑城郭不完方議修築去年飢饉不能進兵今冬欲調各縣義兵掃除餘孽二者非有錢糧不能成功倘朝廷饋餉有餘乞撥糧數萬石鈔五七萬定或者

犬馬之力少得展布部内之地可以澄清外有區區之請世祖之取江南或日中未食或中夜以興艱難混一非偶然而致也國家經費大半仰之非砂磧不毛郡縣之所比也今日不幸半淪於盜切計以為江南不定中原殆難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伏願廣忠集思勉圖大業以作穆穆迓衡而用兵之道所以驅人赴湯蹈火無賞無罰決難集事仰瞻光範多所欲言麤陳其大者如此因布區區

伏望垂鑒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六纛已至廣陵遣縣尹陳秉德迎迓想徹崇嚴比日朔氣應祥雪瑞屢至伏計天聲所振遠邇畏懷神介動履多福下情良慰小邑借庇粗守今歲賊人三次見攻皆已克捷但所部縣分民寨多為殘破止存懷寧潛山兩縣百姓賊勢燄燄將及於此城中軍壯四千精銳者不滿千人僅能城守不敢抽撤若此二縣民寨不守

孤城亦危孤城倘危則淮西之地盡為盜有長江之險誰與控制古人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鬬者不摶擊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即自為解今南方之賊以蘄黄為之首往時朝廷台哈布哈平章攻其北布延布哈攻其西布延特穆爾平章曼濟哈雅中丞攻其東賊勢大窘將就擒滅忽調布延布哈軍入安豐曼濟哈雅軍入格溪救廬州而台哈布哈平章亦還河南往夏止存布延特穆爾孤軍駐劄蘭溪以致盜勢復振武昌隨陷沿江諸

城聞風皆潰豈天未欲平治天下亦由人謀不臧以至此耳今聞河南之兵已至黄州以孤軍而討羣盜恐未易定妄意以為布延特穆爾曼濟哈雅二枝軍馬先係蘄黄收捕軍數正在大人節制之内今二軍收捕江東江東為尋常蘄黄乃心腹之疾一軍之中得抽勇鋭者如王達中萬戸胡巴延同知使之由望江登岸勦捕而西餘軍留取江東如此則不惟可以救援安慶蘄黄勢分似亦易破南賊自平所謂一舉而兩得者也若二軍

或不用抽撤麾下兵多切望垂念淮西之地止有此城急調精鋭三五千人量與錢糧賞犒與本路兵一同勦捕望江宿松之盗亦策之善也自非窘迫不敢僣易干凟伏兾垂察

再上賀丞相書

前聞斧鉞出鎮淮南兩遣屬吏詣謁前茅皆至廣陵道阻而還近承台劄伏審六纛已至眐山降附踵至室家相慶以為有穆穆迓衡之望其為欣慰何可云喻兹遣

懷寧縣達嚕噶齊伊蘇甫賫狀前詣轅門呈報兼有管見上塵台聽切以為淮南之敵今有兩枝一枝在濠一枝在蘄擒必先擒其首餘當自定今廬州安豐别無官軍似難下手惟蘄黄乃有可攻之機近日潛山縣報蘄黄偽官吳右丞投降大軍攻破沿江諸寨昨日郡人自賊中逃來云白水包家寫義丁攻蘄水甚急白水諸寨萬戶陳漢所部也西兵既進如東首得一軍乘機併進寇必難支所索王建中胡巴延等正係節制之内軍馬

今宣城已降姑孰猶洊㳫即日又有鄂爾和平章收捕之軍得一鈞帖調來共攻望江宿松蘄黄之冦東西受敵決然可定蘄黄既定可以合兵東定廬州安豐更得一重臣監軍多與錢粮建中巴延等許以優加名爵則無不盡力淮南有可平之望萬若或無人可委江西省諤勒哲特穆爾郎中亦可統率謬計如此不知尊意以為何如此外又有私請守城之急錢粮功賞二者而已自兵起之初大郡皆破安慶以蕞爾孤城如寸草以當疾風

賴國洪休上下血戰至於今日某誠不佞斯亦人所難能也今倉廩匱乏錢粮不充所上戰功又以朝廷隔遠不得准報今幸閤下照臨其地若麾下錢粮有餘曲為接濟城治可安所舉有功皆出衆論不敢置纖毫私意於其間早與准除庶易以使人也兼以非儀就用塵瀆此部吏事大府之常切望不拒

再上賀丞相書

春末聞九重加惠淮土特起大臣出鎮雄藩罷民俱慶

如旱得雨嘗遣懷寧縣逹嚕噶齊奉傚禮祇迓謳闐復有台衡之命此雖一方暫失怙恃當此多艱而得元老大賢斡旋元化天下之難其可濟乎某受知公門為日已久軍中之事不能悉陳粗言其略以復上執事皆知格亦易定特以委任失宜賞罰不當以致餘孽復張江襄大振所謂委任失宜者夫將之用兵自有其才譬秋之於弈非學可至如近宋科目有文有武兼是二者一代幾人而比日將兵惟用大臣或用謫官夫戰陳之難

如赴湯蹈火市井貧賤未得富貴者或肯捐身為之大臣富貴已極夫復何望又謫官者心志俱喪豈能有為覆軍殺將皆由於此用人不效甚至用賊用賊之弊尤為難言一則使天下豪傑有以窺朝廷之無人二則功多賞薄者皆起作賊之志將恐一賊未滅一賊復起目前之事未見快意將來噬臍有不可悔者矣如安慶小邑世襲官軍善戰者少而善戰之士多田野市井之子故某於此事不盡用世襲軍官而多用田野市井之子

往往得其死力克捷俱多朝廷選將不限有官無官惟擇能者用之而以廉公大臣臨之以行賞罰則將得其人矣所謂賞罰不當者比見軍將勇怯在上有若不知而上之賞罰與外議絕不相似頗聞慶刑之典多出愛憎或左右便嬖為之營幹以近軍所賞聞見者而言如蘭溪之功布延特穆爾平章為最曼濟哈雅中丞特因之成事者耳而朝廷頒賞中丞居上平章次之中丞部內得官者數百人而平章不過五六人此猶不過有高

下之爭耳如廬州開義兵三品衙門而使者悉以富商大賈爲之有一巨商五兄弟受賞者此豈嘗有寸箭之功而有功者皆不受賞故寇至之日得賞者皆以城降而未賞者皆去爲賊夫用兵之道紀律爲先故街亭之戰武侯不得不誅馬謖智高未破狄青不得不誅陳曙比觀諸將畧無忌憚擁兵不戰誰與相督寇至棄城無復問罪不惟不罰甚又賞之遷官增秩之功無異故賊之攻城如燎毛兵之拓地如拔山某之守此智勇俱乏

特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奉以至公罔敢阿比是以列郡多陷小邑獨存朝廷苟於諸部悉以廉公大臣監之信賞而必罰天下亦不難定矣夫江南不定則中原不能獨守中原不守則朝廷不能獨安朝廷不安則宰相不能獨富貴此膚淺易見之說豈足為明智而言計亦大賢之所不厭聞也夫某之不肖豈定亂之才特此邦之民天性忠義故易與為守而難與為亂然亦戰守五年大小咸弊邇日江南郡縣皆破此邦獨完如洪爐片

雪大可凛凛者也謹遣奏差丁正前詣台階白事諸所請求具於别幅伏望鈞慈曲為准報豈特門下之士賴之孫城得安江淮有可定之日亦國家之利也謹奉狀上陳以聞伏𠔥照察

與中書參政成誼叔書

别後凡三奉書而使者久皆不還伏計道梗不能上達閣下位望日隆負荷日難特切為之懸心比聞賀公復相洒大可慶然聞尚在軍中不知置左右者何人相知

曾見任否江淮賊勢本不難定特以考察不明刑罰失當諸將玩愒遂致難圖區區小邑雖曰上下一心幸爾完固大類紅爐片雪實為可憂耳今長江萬里止存此城如大病之人命脉未絶猶有復生之理失今之救則首尾衡決江南大難定也兹遣奏差丁正等前赴左右白事諸所請求惟閤下是頼倘蒙朝廷俱賜准報不惟此邦之幸未破城邑孰不以安慶自勉國家亦有利也縷縷之言具别幅上陳不善為辭使還賜教以匡不及

不勝幸荷不具

與伊徹察喇平章書

自旌麾致討高沙兩嘗奉狀候問起居皆以道梗不能得達比聞兵威振揚賊勢消衂驛置頗通謹遣山長秦宗德千户額森特穆爾持微禮謁轅門獻歲發春伏惟履兹新正即清氛祲天下蒼生均蒙福祉

與國子助教程以文書

近叔良過舒始聞動履之悉所寄高詠尤慰下懷乾坤

卦說問商主簿言已付貢公想惟所戲藏此真玩齋矣多事以來不恃僕輩受此荼苦閒館閣文臣亦有差使之勞此際當得優游矣子美近有書言鄉人多相思者欲取公還山中斯文無人得且住為好紀千戶輩如京師軍中諸事左轄公話次得贊助一言早賜准報為荷僕至軍時賊勢方熾然心安去歲又有讀書之樂今年賊浸平惡況百出每俗事不如意歸思浩然近又有同知之除似未即得歸矣奈何奈何自敘聞除禮部向有

一書見寄手病不能裁答彥中惜未嘗一見歆羡歆羡並煩致意何時聚晤話此苦辛未見自愛不既

與曾舜功書

別後屢得書及紙墨之惠良感契誼江西德星所聚年穀屢登深為可喜徐鄒之寇僕久與之比隣無長不足畏況於已衰而逃者也下眂此閒官迫則公等皆天上人也徐朝升糶粮江右百望維持得滿載早歸為好有便時時惠教雖相遠即同見也餘惟自重不具叔良佳

否頗道致意手病不能多書

與危太朴內翰書

史館兩得從游豈勝榮幸區區南行又辱盛餞尤其感刻也鄉暑伏想文苑優游雅候動履多福良慰良慰友人趙子章北上觀光謹此附謝子章有學而能詩佳士也得公眄睞當價增十倍矣仲舉志道以聲景先中夫希先鳴謙諸先生處不及別狀望致下忱為感餘惟自重不具

與劉彥昺書

髃記事奉復彥昺茂異文契足下李宗泰來辱四月中教墨且審舟楫善達無虞深慰所想兼承葛布銅香模壁魯紙諸貺感佩感佩所聞京兆公還朝蘄黄官軍捷音可喜區區孤城無援糧乏兵虚顧望者皇天悔禍耳先大夫墓銘率爾呈醜軍務轇轕殊無清况幸删削之

青陽集卷五

青陽集卷六

元　余闕　撰

雜著

題宋顧主簿論朋黨書後

先王之時上與下同患故國家之政夫人而得言之召穆公所謂士獻詩史獻典瞽獻書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故凡事之得失政之利害國之治亂

上無不有以全知而慎修之而至於無敗葢天下之勢如操舟舵師失利豈特棹夫之患哉而凡同舟之人患也故有憂天下之心者無不有以盡其言不盡其言者是不憂天下者也有憂天下之心者由有以知其得失利害治亂之故不憂天下者是不知所以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也夫天下之大患在於人之不得言而得言者不以言與雖言之而不用其情甚者至以為俗雖有憂天下之心之人而不知天下得失利害治亂之故者

亦不敢言而國遂以亂亡如秦季世蓋可監已而世主終不以為戒何哉三代而下若宋之一代人心世道猶有近古内而宰執侍從臺諫有奏疏卿監以下不得日奉朝請則有論對朝臣上殿則有奏劄皆與天子酬酢於殿陛之間如家人父子之相與外而監司郡守凡所職事皆得以疏聞天子親御筆劄以報之日有書至萬言者若事大體重言者不以言則大學京學諸生與凡韋布之士皆得詣闕上書言之至其晚年權臣執命士

益探鼎鑊冒刀鋸而論事不可壅遏其下與上同患如此故能外捍強國内修民事傳緒三百餘年而後亡雖先王之世人心之㬆亦何以過此也予昔與圭齋諸先輩修宋史嘗愛德祐時有蕭規者前論丁大全黜面貶嶺南既赦還又與京學生葉李論賈似道又再貶似道罷陳宜中當國得詔還學猶伏闕論事奇氣烈烈如甲時宋亡我世祖皇帝追大臣物色當時言者得葉李用以為執政而規獨不見蓋當時率諸生論賈者規也李

特因以成事者耳惟李應時掩以為名而規遂不見知於世歟於是時規已老死或伏溺而不出耶予屢欲傳其人於史以不能詳而止至今惜之永嘉顧仲明謁選來京師示余以今大宗伯達公所書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書言論慷慨而激烈時秦檜柄國方以威權鈐制天下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而君言若此此予之所素歎以為人心世道之孅者故為之書達公昔予局之監也其為之書亦必重歎於斯焉

題孟天暐擬古文後

秦燔燒詩書百家之言漢興稍掇拾之諸子後出然頗襍以依倣之說如國策諸篇多蒯徹之流所撰甚至竊取他書以足之如先秦者豈盡短長之舊哉孟君天暐喜模倣先秦文章多能似之其讀國策當能辯之知予言為不妄也

跋揭侍講遺墨後

豫章揭先生好稱奬後學人有片善即誇道之不去口

況於通家之好故人之子有可誇道者耶故世稱先生為忠厚先生之子泌亦克樹立世其文行此忠厚之報書曰人之有善若已有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信哉彼媢疾者聞先生之風亦可媿矣

題涂潁詩集後

涂君叔良來京師與余同寢處凡兩載羹藜飯糗之餘相與論古今人詩皆有造詣尤長於五言其精麗有謝宣城步驟平淡閒適不減孟浩然叔良年甚少將來何

可量耶余嘗論學詩如鍊丹砂非有仙風道骨者不能有所成也叔良殆有仙風道骨者耶旦晚余將有越中之行與叔良同處不知又在何日臨別殊難為情讀此尤不欲舍吾叔良也叔良勉旃他日聞大江之南有謝宣城者必吾叔良也此亦足以名世豈待區區外物哉

御書贊

今上皇帝潛邸廣西時書方谷字賜臣毛遇順謹賛曰

皇德淵靚泊如大虛海上浴日惟書為娛穆穆玄雲垂

若脂素神馬登河鶩鸞游霧臣順雲賜今益造玄雲漢在上胡不寶焉

潛嶽禱雨文

具官余闕謹告於南嶽潛山之神曰凡列於天地之間者吏食君禄以治其爭訟神享君祀以禦其菑患無非事者也自盜之興同安之民農失其耕工失其業商失其資吾吏日夜孜孜以圖利之安集之以思報君食然自去歲以來田苗屢旱雨澤不時百姓饑死此則非吏

之所能為而神之責也夫所謂神者以其聰明正直而能福善禍淫者也昔者凶盜熖爾宫廟竭爾粢盛而吾民紓忠迪義以殄滅之而神乃禍民而弗禍盜所謂福善禍淫者安在吏或不職以干天和神乃降灾於民而弗降灾於吏所謂聰明正直者安在夫羣神雖各有攸職能興雲致雨者惟山川之神目爾神受命作嶽司命之寄在東北西三神之上又吾同安封内之神也水旱之責不於汝而奚歸今白露將近雖雨無及兹與神

期三日大雨田禾熟成將率吾民修爾宫廟奉爾祭祀不然將與民圖變置汝其無悔

勉勵葉縣尹手批名巴延

告青田縣尹葉承事聖天子憂憫黎元而承宣者不能道揚德意反以厲民君涖邑之初即有政平訟理之譽若漢黃霸魯恭皆可師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君尚宜益修美政以追配於前人固不偉歟公堂酒二尊專人奉勞

西海祝文

維兊為澤奠位宅西翕輸陰彙蕩泊金天我有駿命肇域兹筵祀事惟常於皇無替

后土祝文

媼靈旁魄合德於天食於汾脽為古方澤有嚴毋事殷薦齋明蕲我涵生永沐光化

西嶽祝文

節彼靈嶽𠩄於華陽二儀鍾秀三條分方興雨祈祈嘉

祉耿耿以報以霾神休惟永

河瀆祝文

水伯之德稱自前古肆予寧神罔有弗至萃廟伊嘉況載薦嘗閔茲瘵人以翕暴横

江瀆祝文

水德之靈神實位長鴻紀六州澤施三壤秔稌允殖飛潛資養我報以祀神哉昭享

中鎮祝文

岩岩大嶽為望於巽宣德稟神作鎮中土唯中是建四方之極神祐我民列嶽所眂

西鎮祝文

天作高山典司雲雨作福於下秩配君公有嚴崇鎮奠我岐下惠於西土民人所薦

湖廣省正旦賀表

二儀啓歴申逢首祚之期四海登圖誕際朝元之會普天均慶庶物皆春申賀運撫休嘉功深對育與民同始

須解網之寛條屬吏在延布畫衣之新憲光煇縟典益固皇基臣等猥以凡庸叨陪亮采身江湖而心魏闕遥陳晉錫之詞内君子而外小人願介泰來之祉

正旦賀箋

伏以青陽煥景丕陳元會之儀彤史表年申告履端之慶和薫率土喜洽岩宸合德無疆徽音有馥六宫進御人謳樛木之恩九廟烝嘗時謹采蘩之事茂臨蒼律益介鴻禧臣等遠任句宣阻趨朝覲椒盤獻頌仰瞻玄武

之光桂殿迎春早應高禖之瑞

聖節賀表

伏以華渚效祥光臨首夏大廷行慶忻對上儀凡四表之尊親同一心而舞蹈功超振古仁洽含生竭智附賢特重銓衡之選輕徭薄賦屢頒綸綍之恩德與氣游壽宜川至臣等句宣江漢瞻望蓬萊承露絲囊遥獻無疆之頌齊天寶命願符有道之長

書果囉羅易之作頳川老翁歌後

至正四年河南北大饑明年又疫民之死者半朝廷嘗議鬻爵以振之江淮富民應命者甚衆凡得鈔十餘萬錠粟稱是會夏小稔賑事遂已然民罹此大困田莱盡荒蒿藜没人狐兎之跡滿道時予為御史行河南北請以富民所入錢粟貸民具牛種以耕豐年則收其本不報覽易之之詩追憶往事為之惻然

濟川字說

濟川者熙寧張子瑞之號也子瑞世以活人為功聞於

時其艱於衛生若川險者咸以舟楫濟之乙未春避地來歸袖卷求予守弁說予方欲濟時艱得其人亦可尚已而言曰濟川者司命之謂也惟命弗罹於險弗嬰於疾畀終其天者為正嬰於疾罹於險迺戕其生為夭夭也者靡有司之者也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汲汲於名孜孜於利蛟龍黿鼉之淵風濤險濬之所阻車馬限往來罔知禍厲者唯病夫涉情蕩於中氣戾於外膏肓蠱瘵之府瘦瘽殘疾之基賊脈理伐壽齡罔重攝養者唯病

夫身此醫藥之利於人猶舟楫之利於天下二者固相若已雖然匡君正國燮陰陽以利天下其道其術亦不外於是說命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此子瑞之志也此其所以為號也此濟川字之說也

贊晦庵

父前子後大帶長裾人仰其名家誦其書盛哉若人是謂用譽

題永明智覺壽禪師唯心訣後

永明壽禪師平生著述甚多唯心訣者其猶般若之心經也孫城祐上人頃作觀心堂於廣福寺及見西菴遂公明教臺得是編即以衣資刻之甫畢工屬余歸自范陽請題其後心者萬化之原也迷則愚悟則聖存則治亡則亂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正指是言也是編於心之細無不燭體用無不該三藏十二部精要之言無不在是先民言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返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此又永明著

書立言之心也元統甲戌五月謹題

題黄氏貞節集

皇元至正十二年余闕奉旨出守安慶時邊警事嚴日尋干戈惘惘無須臾得攄懷思越六年丁酉撫金谿吳級以書抵轅門請題其母黄氏貞節集併録其所譔祭夫文及訓子詩三十韻讀之辭義嚴正風節凛凛令人增氣槩所恨行伍中筆硯廢置久安得從容諸先輩翰墨之後思發其幽潛乎然闕也方以忠君為務而級也

拳拳以孝母為念聲相應而氣相求是可無一言以慰人子顯親之心耶及覯黄氏年十九嬪於吴曾未幾而夫死涕泣誓不更嫁破衣弊屣身操井臼賣簪珥以襄舅姑之喪日訓二子以學夜分乃寐男長以室女長以家閨門肅雍動止無纖毫愧怍淑德著於鄉閭令名達於朝省足以表儀於當世矣若古之衛共姜曹大家班班經史者不是過也其同郡翰林吴公奎章虞公皆有敘述同里危素敘其詩曰世之人不能天其天而有愧

於黄氏者多矣嗚呼我國家以仁義肇基朔土乾端坤
倪靡不臣服列聖相承風教宏遠宜可以登三邁五超
越乎漢唐矣夫何自兵興以來州縣披靡能卓然以正
道自立者僅不一二見其餘賁降恐後不啻犬豕昂昂
丈夫真無女婦之識良不悲哉且天下有可為之機而
無敢為之士民情有向善之意而無激善之才遂使淳
良化為梟惡骨肉轉為仇讐叛潰奔離益相戕賊聞黄
氏操行如此彼獨何心朝廷百年休養之恩寧不辠矣

此予讀黄氏詩文益有感焉宜夫德人鉅卿咏贊不已

盛朝所以旌其門復其家昭名於史册者豈偶然哉予

又聞黄氏之子級以一介貧賤奮不顧身集鄉丁禦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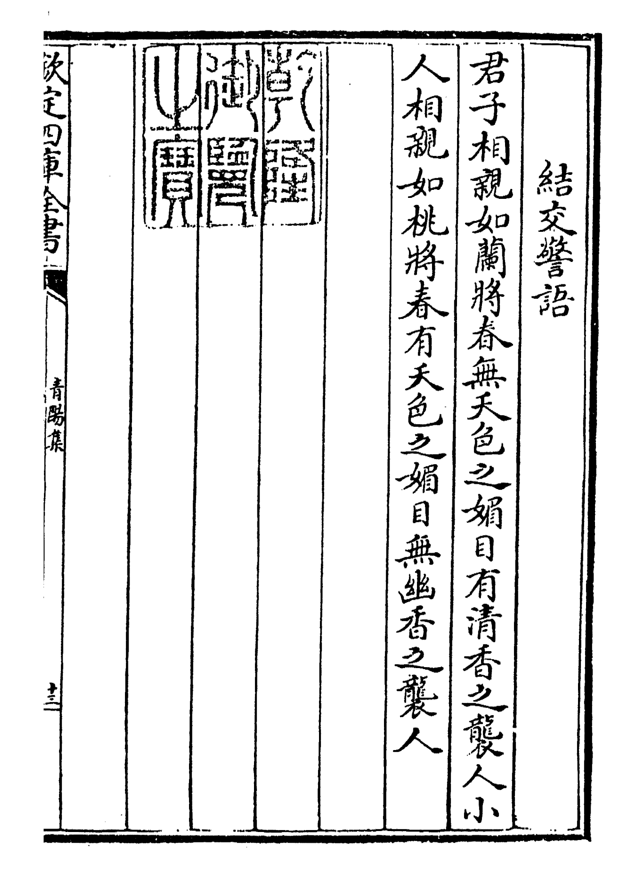
暴里閈得全非其母訓之素能若是耶是皆可書淮南

行省叅政西夏余闕識

染習寓語為蘇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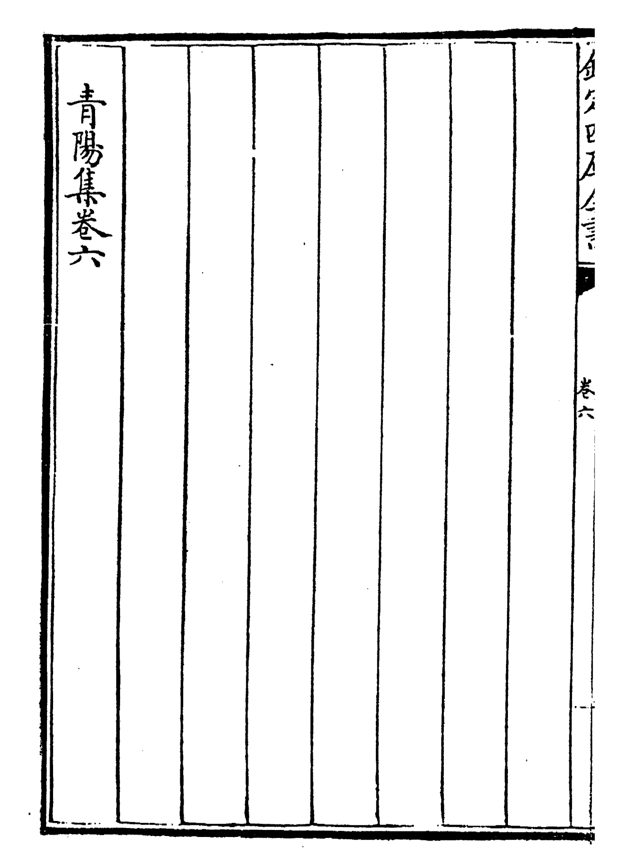
人若近賢良喻如紙一張以紙包蘭麝因香而得香人

若近邪友喻如一枝柳以柳穿魚鱉因臭而得臭



結交警語

君子相親如蘭將春無夭色之媚自有清香之襲人小人相親如桃將春有夭色之媚自無幽香之襲人



青陽集卷六